

重刊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周列禦寇著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解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  
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  
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  
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  
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壹

XO 八

女集四

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  
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  
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  
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爲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  
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  
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爲有  
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爲有命而不謂性也是  
皆一偏之論也嘗卽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

於命矣然彭之爲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或是因於力  
矣然則謂力爲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  
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  
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  
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  
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  
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  
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  
邪唯其自爲無爲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  
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  
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爲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  
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  
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爲命  
也安可遽以當生變卷僉囊之所爲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  
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  
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爲而不廢壽  
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  
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  
言命終焉以此爲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譔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迥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爲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爲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爲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爲卽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四

女集四

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迫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交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旣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  
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  
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  
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  
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  
公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  
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五  
女集四

我爲死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  
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  
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  
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  
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  
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  
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

管仲爲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讐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爲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兵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

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於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如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

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  
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  
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  
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爲哉且以  
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推  
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爲而自然抑又可  
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  
君也將弗久矣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七

七

女集四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爲言蓋管仲知鮑叔之  
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  
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  
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  
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  
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  
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

也  
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  
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爲心也以  
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  
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  
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  
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  
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  
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八  
女集四

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  
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  
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  
尊周彊國歟

###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  
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  
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  
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